

# 蘇東坡文選

詳註國學讀本



上海  
中央  
書店  
印行

編 書 瑞 吳

選 文 坡 東 蘇

1985

行 印 店 書 央 中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蘇東坡文選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吳瑞書

校訂者 儲菊人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中央書店

四馬路  
世界里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詳註國學讀本蘇東坡文選目錄

賦

- ✓前赤壁賦 ..... 一  
✓後赤壁賦 ..... 二

論

- 禮以養人爲本論 ..... 三  
禮論 ..... 四  
中庸論 ..... 六  
伊尹論 ..... 七  
韓非論 ..... 九  
留侯論 ..... 一〇  
賈誼論 ..... 一二

策

- 策略一 ..... 二  
策略二 ..... 二  
策略三 ..... 二五  
策略四 ..... 二七  
策略五 ..... 二九  
厲法禁 ..... 三三

決壅蔽	三三
無沮善	三五
敦教化	三七
教戰守	三八
去姦民	四〇
定軍制	四二
練軍實	四四
奏議表狀	
諫買浙燈狀	四六
乞校正陸贊奏議上進劄子	四七
論積欠狀	四八
密州謝上表	五一
徐州謝上表	五一
到黃州謝表	五二
謝量移汝州表	五二
書啟	
謝館職啟	六〇
謝中書舍人啟	六一
杭州謝執政啟	六二
潁州到任謝執政啟	六二
謝惠生日詩啟	六三

賀韓丞相啟	六三	與李公擇	八四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六四	與楊元素	八四
上富丞相書	六五	答畢仲舉	八四
上曾丞相書	六七		
上梅直講書	六九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七〇		
上文侍中書	七三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七五		
與章子厚參政書	七六		
與謝民師推官書	七七		
與李方叔書	七八		
與王庠書	七九		
答張文潛縣丞書	八〇		
答李鳴書	八一		
上韓魏公	八二		
與王荊公	八三		

## 祭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八六
---------	----

## 雜著

日喻	八六
問養生	八七
記承天寺夜遊	八八

##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八八
---------	----

六一居士集序	九〇
--------	----

蘇東坡文選 目錄

記

喜雨亭記 ······ 九二

石氏畫苑記 ······ 九四

石鍾山記 ······ 九五

韓魏公醉白堂記 ······ 九六

李氏山房藏書記 ······ 九七

寶繪堂記 ······ 九八

眉州遠景樓記 ······ 九九

凌虛臺記 ······ 一〇一

超然臺記 ······ 一〇二

傳

方山子傳 ······ 一〇三

碑

表忠觀碑 ······ 一〇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 一〇六

四

詳註國學讀本 蘇東坡文選

賦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鳴鳴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艤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侷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

而長絃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註】赤壁：赤壁有二，在黃州。即蘇東坡所遊之處。其一在嘉魚江濱。即三國時周瑜破曹操處。

此文所引周郎曹操事實誤。

【斗牛】兩星名。

【一葦】小船也。詩一葦航之。

【馮虛】凌虛也。

【羽化】道家曰死爲羽化。言飛昇也。

【泝】同溯。

【曹孟德】即曹操。

【周郎】即周瑜。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蒿，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鵠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

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遷。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註】嶧巖。高巖也。【蒙茸】多草貌。

【虎豹】石形如虎豹也。

【虬龍】樹木形如虬龍也。虬音

求。【馮夷】海神也。

## 論

###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論。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

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增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皇蕭。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註】繁文繁瑣之禮節也。【小說】見小之說也。【明堂】古代王者之堂。【攷工】記名相傳爲周公時代書。【呂令】戰國時呂不韋所著名月令。【郊廟】郊祭天廟祭神。【鄭氏】漢大儒鄭玄也。字康成。【王肅】三國時魏大學者字子雍。【仲舒】漢董仲舒也。【劉向】字子政。漢代人。【范曄】字蔚宗。南北朝宋人。【夔襄】舜時后夔及周代師襄也。皆典樂者。【臯蕭】舜時臯陶及漢代蕭何也。皆立法者。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猝然見於面。而益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尙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僕僕奉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蕡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燭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奉於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

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註】商周兩朝名。商在夏後。周在商後。【悞】音軟。選悞。謂怯弱不前也。【牀】椅也。

【春秋

社稷】社后土神。稷神。謂春秋祭祀社稷也。

【釋奠釋菜】釋奠。祭神也。釋菜。敬先師也。

【蜡】音乍。歲終祭名。【田祖】田家所祭神也。

### 中庸論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襲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

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恩。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註〕【箕踞】如箕之踞也。卽身仰足弛貌。

身曰裸。露臂曰袒。

【費】用之廣也。

【磬折】僵僂也。【偃仆】仰曰偃。俯曰仆。

【裸袒】露

##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其非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謂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

亦已過矣夫。

【註】伊尹商湯賢相佐湯滅夏而有天下者。

【狹】視之甚小也。

【舜】受堯之天下者國號虞。

後讓於禹。【禹】受舜之天下者國號夏。

【臯陶】唐虞時之士師。

【太甲】商湯之孫初卽

位不狎於德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復位。

【懦懦】恐懼貌。

###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以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

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註〕【韓非】戰國韓公子。著有韓非子。專言刑名者。【異端】非孔子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如莊申韓楊墨佛等皆是。【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聃其諡也。著有老子書。周人。【莊周】戰國楚人。著有莊子。【列禦寇】戰國時人。著有列子。【商鞅】戰國衛公子。佐秦孝公變法。以大興秦者。著有商子。【刑名】法律也。【秦】周戰國名。後滅周而有天下。【勝廣】陳勝及吳廣也。首起兵反抗秦者。【不祀】卽亡國也。【夫子】謂孔子也。【太史遷】漢司馬遷也。字子長。爲太史公。著有史記。【道德】老子著書。首言道德。【所】處分也。

###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